

究)所证实。而其是否有“补阴”的功效?古代医家对此虽有所论述,然未曾有下结论者。您刊曾发表了《“泽泻补阴”解惑》一文(1981年第4期,下简称“解惑”),拜读之后,颇受教益。但是对其提出的“泽泻利水而不伤阴”,“利水也能补阴”的论点,则不敢赞同。笔者不揣荒陋,拟借“园地”一角,对此略述不同看法。

(一)结合诸家见解看:泽泻之所以能补阴,“解惑”是以李杲之“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”一语为立论根据的,同时指出了李杲是师承张洁古(元素)的观点并由此发展而来,认为“洁古之论,实是概括了《本草经》之意”。但笔者认为,历代大多数医家通过长期反复的临床实践以证明,泽泻似无补阴之性能,并对《本草经》和张、李二氏的论点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。不仅“李士材对此表示怀疑”,《医经溯洄集》、《本草经疏》、《药品化义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本草正义》和《医方论》等亦均持反对态度。诚如李时珍指出:“泽泻气平,味甘而淡。淡能渗泄,气味俱薄,所以利水而泻下。脾胃有湿热,则头重而目昏耳鸣。泽泻渗去其湿,则热亦随去,而土气得令,清气上行,天气明爽,故泽泻有养五脏、益气力、治头旋、聪明耳目之功(意谓这些作用是通过渗泄湿热,恢复脾胃健运功能而获得的,并非泽泻本身之功)。若久服,则降令太过,清气不升,真阴潜耗,安得不目昏耶?”又说:“神农书列泽泻于上品,复云久服轻身,面生光,能行水上。……愚窃疑之,泽泻行水泻肾,久服且不可,又安有此神功耶?其谬可知”(《本草纲目》十九卷)。即使是张洁古本人亦曾谓“泽泻乃除湿之圣药,入肾经,治小便淋沥,去阴间汗(水湿),无此疾服之,令人目盲(头昏眼花)”。其在“脏腑标本药式”中将泽泻均列在“泻肺”、“泻小肠湿热”、“泻膀胱湿热”、“泻肾之腑”等项下,而未有一处标明其有补阴的功效。综观近代各种药物学和临床各科中医书籍,亦未曾有如此记载,而倒是反复强调其“有泻无补”。

(二)结合泽泻药理看:笔者认为,“解惑”关于泽泻“利水也能补阴是药理之变,泽泻利水而不伤阴是泽泻之殊”的观点根据不足。泽泻确有渗泄水湿之功能。但既云“利水可以伤津是药理之常”,何以说“泽泻利水也能补阴是药理之变”?又怎能进而提出“泽泻利水而不伤阴”,反而“是泽泻之殊”?单凭张洁古、李杲的一两句话就轻易肯定泽泻有如此“之变”、“之殊”,实是难以令人信服。若照“解惑”的说法,叶天士对于温温病,所谓“热病救阴犹易,通阳最难(因“救阴不在血,而在津与汗;通阳不在温,而在利小便”),就不会成为临证的难题了。假若泽泻性寒既可清热、渗利水湿,又可补

阴、疗湿温,岂不两全其美?而治湿温诸代表方中,罕见有应用泽泻者,更不用说有用泽泻为主组方了。

(三)结合泽泻组方看:“解惑”认为,“张仲景用泽泻于肾气丸中,钱乙去桂、附立六味丸。方中泽泻皆为取其主肾虚、养新水、补虚损、起阴气和补阴不足之功”。众所周知,六味地黄丸用泽泻又配茯苓、丹皮,即前人所谈“用三泻助养阴之药以折虚火”之谓。而仲景之肾气丸中则是“用三泻意在助温阳之剂利水以消阴翳”。因“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,邪去则补药得力,一辟一阖,此乃玄妙。后世不知此理,专一于补,所以久服必致偏胜之害也”(《本草纲目》十九卷)。对于肾精亏甚而虚火不显者,张景岳则于左归丸、左归饮中去“三泻”而为“纯甘壮水之剂”。如果泽泻能补阴,景岳又为何特意减之?又如《金匱》泽泻汤、五苓散、茵陈五苓散、茯苓泽泻汤,分别以治疗支饮、膀胱蓄水证、湿热黄疸、反胃证,均是取其利水湿消痰饮之功的。后世用以治疗各种病证也是这样。若其能补阴,则显然会产生恋饮留邪之弊。

湖北中医学院 柯新桥

编者注:《“泽泻补阴”解惑》一文发表后,曾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和重视,并从不同角度撰文商榷。因限于篇幅,祇选刊此篇,希读者鉴谅!

一 孔 之 见

读您刊“浅谈《内经选读》的义训举隅”一文(1981年第9期),深有同感。《选读》确实是本很好的教材,但也发现其中尚有可议之处。比如,本书“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(节选)”,对“阳生阴长,阳杀阴藏”句的注释,“这是说明阴阳的相互依从关系”。并语释为:“……有阳就有阴,事物就存在,没有阳,也就无所谓阴,事物就不存在”。笔者认为,此解把阴阳生长、杀藏的不同作用,混为一体,未免牵强。若从此段前后文“积阳为天,积阴为地。阴静阳躁,……阳化气,阴成形”来看,以上两句是论述阴阳的不同作用。又如上篇经文“因其衰而彰之”句,《选读》转录了张景岳:“衰者,气血虚,彰者,补之益之,而使气血复彰也”的说法为注释,并据此将“因其衰而彰之”句语释为:“气血虚衰的,应用补益的方法,使其气血复彰”。其说虽通,但前后文意不顺,有断章取义之嫌。由于“因其轻而扬之,因其重而减之,因其衰而彰之”三句,是并列的排比句,文中的“其”、“之”,皆指病邪,故不宜将后句译为“因其气血衰弱,用补益之法治之”。以上一孔之见,不知当否?

河南省禹县卫生学校 郑廷蔚